

父亲周年祭，母亲让我回家。母亲对我们兄妹俩说，吃过晌饭，一起去县城看看三舅。

下了公交车，问了几个人，幸福养老院怎么走？他们都摇摇头。明明养老院就在附近几十米的地方，附近人竟然不知道。我只好一边导航，一边让二姐给三舅打电话。三舅说，他就在大门口等我们。顺着导航，我们穿过马路和水产批发市场，又绕到马路边上，说已到达目的地了。我们找来找去没有找到。一位路人用手一指，身旁的高楼就是。我一抬头，果然看到一栋高耸入云的大厦上醒目的五个大字“幸福养老院”。

靠路边没有大门，门在左侧。二姐说，我们都空手，怎么办？母亲说，给钱就好了。

三舅坐在门旁的椅子上，看我们到了，吃力地拄着拐杖站起来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只说了一句，一直在等你们呢！我一脸诧异，三舅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呢？坐在办公室的一位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趋步上前，满面堆笑和我握了握手。

我去扶三舅，三舅摆着左手说，不用。没几步，就是电梯。三舅用左手按了18楼。电梯里，谁也没有说话，狭小的空间，大家又戴着防疫口罩，愈加地令人窒息。

出了电梯，三舅说，住在那头。三舅半身不遂是一次醉酒跌倒后留下

的后遗症。如今只能拄着拐杖走路。过道虽然不足百米，但对于三舅来说，是无比漫长的。

三舅的拐杖，我异常地熟悉，那是三舅妈病逝后留下的唯一遗产。三舅妈的腿残，是小儿麻痹症留下的顽疾。那时候，三舅家住在离县城十几里的乡下。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外公家。三舅家开着商店，在村里算是富裕的，每次去，三舅总拉我上他家喝酒吃饭。三舅爱笑，开朗，好客。他们家是俱乐部，是村文化娱乐中心。打牌的，聊天的，很是热闹。三舅妈一手好厨艺，做菜好吃。干农活不亚于正常人。三十多岁时，生病去世，留下两个儿子。三舅再未续弦。不久，土地被征用，红山乡整体拆除。三舅家被安置在水产批发市场边上的小区。站在阳台上，可以看到整个市场，三舅说，这里买菜方便。

过道边上有一处大房间，几位老年人在看电视，表情木然，没有一点声响，好像电视喇叭坏了一样。一切都是那么静，静得让人可怕。

一个老年妇女坐在过道里，好像长长的病句里，一个沉重而又木讷的标点

七月毕业季，人声鼎沸，也就是这么个喧闹的盛夏，却承载着一场巨大的离别，从此音尘各悄然，青山如黛草如青。

工作第一年我被分配到大山里教书，我大包小包地被推搡着上了车。好久没坐过这么热闹的公交了。车子转弯，迎面遇见一片片翠绿的山林，温暖的阳光倾洒而下，落在一排排的树木之上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，在地上投落满地斑驳的光影，随风而动，光怪陆离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车子上仍然一片叽叽喳喳声，我却被这浓郁的青绿色吸引了，青草如茵，翠绿欲滴，草根间传出阵阵虫鸣，高低起伏，连绵不绝。

汽车越往上行，景色愈发迷人。树木葱茏，山泉水直泻而下，远山的大石直插云霄。天空一抹幽蓝慢慢浮现出来，在山天相接的地方，飘忽出一片又一片鱼鳞状的白云朵，软绵绵的，光是看上一眼，就能卸掉尘世间所有的烦恼，活跃在天地之间，惬意自不必说。密林内飞鸟的叫声与车内的聊天声在这青绿山水间，奏出一曲此起彼伏的交响乐。我听不懂本地话，也读不懂这空

的

的

的

今年走进天合塑化公司取快件时，已是春节过后半个月了。公司里仍然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一对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门前，张灯结彩的大厅里在白天也是霓虹闪烁。我敲门走进办公室时，铁公齐经理正打着电话，口气一时像吵架，一时像求饶。铁夫人则满面春风地招呼我喝茶，我急忙摆手说牙疼牙疼。

其实我的牙一点儿也不疼，身体倍棒，吃嘛嘛香，但我就是不想终止心中的那个誓言：再也不沾他家的一滴茶水。铁夫人开始为我烫洗茶杯。我说真的不用，沾不得热水，然后像往常一样，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套快件签收起来。快件装的都是发票之类，有一百多份，够我忙活半天，心中不免暗喜。

我一边签收一边忍不住瞟了两眼桌上的茶叶，应该价格不菲。后面柜台的格子上摆满了龙井、毛尖什么的，好多叫不出名字。我就是多次看到他俩坐在办公室里，和客人一起品茶而达成业务上的共识。

比如我，就是被他们成功俘虏的一个小不点。

话说一年前我第一次到天合公司所见的情形，可没有现在这般豪华气派。那时天合公司正处在发展的瓶颈期，不温也不火，但铁公齐夫妇对我这个新来的快递员却是既温暖又火热。他们把我按在坐椅上，让我吃水果、品茶。我一个跑快递的，哪有闲暇时间，平时也没有养成品茶的习惯，感觉如坐针毡。一杯茶下肚，公齐经理温和地对我说，小杨啊，你们公司收我每份15元的快递费是不是太贵了？别的快递只要10元，你给我降降价吧，每份12元怎么样？我面露难色，说这不行啊。谁知他的面色露得比我还难，那……我只能换别的快递公司了。

喝到嘴里的茶水一下子变了味道，想到降价就会失掉这个客户，于是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。

那晚回到快递公司，我受到了老板的严厉批评。他说，这价格是你前任员工定好的，降价得扣你提成。铁经理这是对你欺生——唉，也不全怪你，人们都叫他“铁公鸡”真是没错，换着我，也可能搞不定他。那时我只能不停地告诫自己，再也不要随便接受客户的东

三舅想家

潼河水

的

符号。看到我们走过来，很开心地打招呼，外边冷吧，别冻着。母亲应着，不冷。简单简短的对话戛然而止。进入房间，空调开着。三舅让我们都坐下来。房间里三张床，三舅住在最里边。最外边一张空着，中间一张床上有条展开的被子。母亲和二姐坐在三舅的床边，我站在床头。母亲拉着三舅的手，一个劲地埋怨，多大了，就不能忍忍？非要说那些难听的话。

三舅说，我受不了那份气。我真想摸刀剁了她。我知道，他要剁的，是他的小儿媳妇。因为腿脚不便，媳妇可能嫌弃他。早上吃饭很少叫他，媳妇吃过锅一刷送孩子上学或打麻将去了，有时中饭都不回来吃。有过过中秋节，吃饭时，媳妇说了几句三舅，三舅筷子一摔，你烧的菜太骚了，不吃了。

就因为这句话，两个儿子和两个媳妇，一致商议，把三舅送到了离家百米的养老院。

母亲叹气道，都怪你自己，不能好好说话呀。一推就倒地的人，还那么犟。三舅沉默了一会，每个星期帅子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谷幽兰里鸟儿的叫声，他们却交杂出一道道奇妙的音符，浑然天成，在山谷间回荡。车子一路盘旋而上，车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里，滋养出一个返璞归真的清新世界。慢慢地也习惯了绕圈圈，但我却醉在这青山绿水间。

车子开到街上是终点。下车的人也在熙熙攘攘中四面八方走远了。普通、斑驳、杂乱的街道空荡荡的，零星地有几个铺子，门半开着，偶尔有两三人聚在一起聊天。我和爸妈走在街上，周围人奇怪的眼光使我感觉自己像来地球旅游的外星人。

我是第一个去报到的新教师，趁着业余时间，开始装扮我的房间。房间有半个教室那么大，令我欣喜的还有贴满瓷板砖的宿舍，我可以随时光着脚丫翩翩起舞，抑或席地而坐，刚到第一天我就开始规划我的房间布置。

周五下午可以搭班车回家，有时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三舅想家

潼河水

的

符号。看到我们走过来，很开心地打招呼，外边冷吧，别冻着。母亲应着，不冷。简单简短的对话戛然而止。进入房间，空调开着。三舅让我们都坐下来。房间里三张床，三舅住在最里边。最外边一张空着，中间一张床上有条展开的被子。母亲和二姐坐在三舅的床边，我站在床头。母亲拉着三舅的手，一个劲地埋怨，多大了，就不能忍忍？非要说那些难听的话。

三舅说，我受不了那份气。我真想摸刀剁了她。我知道，他要剁的，是他的小儿媳妇。因为腿脚不便，媳妇可能嫌弃他。早上吃饭很少叫他，媳妇吃过锅一刷送孩子上学或打麻将去了，有时中饭都不回来吃。有过过中秋节，吃饭时，媳妇说了几句三舅，三舅筷子一摔，你烧的菜太骚了，不吃了。

就因为这句话，两个儿子和两个媳妇，一致商议，把三舅送到了离家百米的养老院。

母亲叹气道，都怪你自己，不能好好说话呀。一推就倒地的人，还那么犟。三舅沉默了一会，每个星期帅子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我会跟同学到街上闲逛，买些小饰品，装扮我那间可爱的宿舍。这里高楼林立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的人群，像潮水，霓虹刺眼，灯光恍惚，亦幻亦真，跟我工作的大山深处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

星期天下午，老师和住校生都到校吃晚饭，还是搭那个时段的班车，从喧闹的城市一路穿梭，青山绿水间便是终点。

村里的娱乐场所不多，只有小山和操场前的运动设施，但我从不感觉无聊，因为我的身旁有一群伙伴和孩子们。偶尔一起的乡间散步成为我最喜欢的娱乐，因为那时我可以从老师变为朋友，可以以轻松的姿态聊天。那一刻，我不再唠叨，可以静下心来聆听孩子们讲述童年的烦恼，重温已经悄悄溜走的童年。话语音和着蝉鸣，泥土的气味与花香交融，天空近在咫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都会来看我。帅子是三舅八岁的孙子。谈到孙子，三舅的脸上有了欣慰的样子。

母亲说，小孩子懂事了，小时候没有白疼他。

三舅的表情又转阴了，他们过节接我回去，都是做给人看的，怕别人骂吧。母亲劝道，真也罢，假也罢，熬着吧！母亲把“熬”字说得特别重。

我好奇地问，怎么就一个人住呢？成天没有一个人聊天，怎么受得了？三舅指指中间床上，有人啊。

我非常震惊，我们在房间里足足一个多小时，没有发现床上还有人。我仔细看了看，被子下边，确实是一个人蜷缩的轮廓。人是蒙着头睡的。三舅说，这人跟死人没有什么区别。

临别时，母亲千叮咛万嘱咐，跟孩子要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，等他们不生气了，兴许能接你回家。三舅的嘴唇动了动，没有说话。三舅要送我们下楼，我们执意不肯。

过道里老年妇女还坐在那里，看我们过来，又主动打招呼，慢走啊，慢走啊，外边冷呢。

当我们走出门不远，我听到后边扑通一声，咣当一声。我转脸一看，是三舅追出来，突然一跪，拐杖跑出去很远。

我疾步过去，想拉起三舅笨重的身体，却并不容易 三舅啊，你怎么如此激动呢？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夏日荷花别样红

苏良进

的

周末的清晨,夏日炎炎的暑热稍微有所消退。吃过早饭,我去公园散步。公园临山而建,依山傍水、绿树成荫,里面有一座湖,湖水碧波荡漾,整座湖像碧玉一般镶嵌在绿树掩映的公园里。远远就望见湖面上长满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荷花,一湖的碧绿青翠,让人心情舒畅。

湖的周围,生长着茂密的大树,郁郁葱葱、枝繁叶茂。湖边一排婀娜多姿的柳树,垂下千万条绿色枝条,把优美的倩影倒映在湖中。湖面上,一朵朵颜色素雅的荷花像身着连衣裙的少女,亭亭玉立;又似一群跳芭蕾舞的女孩,翩翩起舞;还像一幅巨大的水彩画,轻施水墨。那些盛开的荷花有着不同的颜色,有深红的、浅粉的还有洁白的。那深红色的荷花如同天边的彩霞;浅粉色的犹如少女脸上泛起的红晕;白色的冰清玉洁、白璧无瑕。最可爱的当数那些正待开放的花苞了,苞片已经张开,花苞看上去体态丰盈,花苞的尖角呈渐变的胭脂色。花苞上面有珍珠似的水珠,显得更加风姿绰约。

湖中心有一座精巧玲珑的小亭,飞檐翘角、简洁古朴。小亭的一端连着蜿蜒曲折的廊桥,

廊桥上游人不断,都纷纷欣赏着别致的风景。有的游客拿出手中的相机,对准荷花,不停地拍照。这荷花虽美,但也离不开荷叶的衬托。那些碧绿的荷叶,千姿百态、挨挨挤挤,犹如无数的凌波仙子浮在水面上,荷花与荷叶相映成趣,诗画般美不胜收。

我曾经打着雨伞,欣赏过雨中的荷花,在细雨纷飞中,荷花更加清新脱俗;纵然大雨滂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沱,它依然轻舞飞扬、诗意盎然。雨滴落在荷叶上,发出清脆的声响,确有几分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意境,只不过这里没有残荷,只有盛夏茂密的荷叶。雨中的荷花仙子,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,让人迷恋。雨过之后,空气清新,碧绿光滑的荷叶上面有几颗晶莹剔透的雨珠。一阵微风吹过,荷叶摇曳生姿,那些珍珠似的水珠滚动着,滴落到湖水中。

说起雨中的荷花,想起一段趣事。老家村子东边有一条河流,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,和朋友到河里去游泳。小河里种着一些荷花,我们边赏荷边游泳,但游泳时间不长,天空乌云密布,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。雨滴落在头上、肩膀上,雨水冰凉,我们赶紧上岸穿好衣服,准备回走。可是没有带伞,就只好去折了一个荷叶放在头上顶着,居然效果不错,比雨水直接淋头顶感觉要舒服多了,朋友还教我制作荷叶茶。取荷叶一张切成稀碎片,取5克绿茶,一起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清水煮开,就可以饮用了。荷叶味苦微涩,可以祛暑利湿。

荷花不仅外形漂亮美观,香气淡雅,并且有着很实用的价值,荷花用来观赏,荷叶和莲蓬可以入药,深埋在淤泥里的藕又可以当作蔬菜食用,外表光鲜亮丽,内心却朴实无华。更可贵的是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”素雅淡静的荷花清廉纯洁,与世不争,亦不随波逐流。生长在污泥中,却坚韧不拔地顽强生长,品质高贵,多少人所不能企及。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铁公鸡

杨华之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

的